

為何孔子能成為全球性人物？

——專訪巴西漢學家沈友友

中新社北京3月13日電 2005年，一位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巴西青年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此後20年間，他從中文學習者，到成為中華文化的研究者、中華典籍的翻譯者，完成了從自我吸收到向巴西等葡語國家闡釋中國先賢治世思想和哲學的轉變。他就是中文名為「沈友友」的巴西漢學家喬治·西內迪諾（Giorgio Sinedino）。近日，沈友友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他對儒學在巴西傳播和發展的看法。

闡釋儒學，擯棄預設立場方能回歸本源 在中國的20年間，沈友友翻譯出版了《論語·葡語解義》等多部帶有詳細闡釋的儒家學說葡文譯作。2018年，《論語·葡語解義》獲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聯合舉辦的首屆「中葡文學翻譯獎」中譯葡獎項第一名。該書銷量已超20萬冊，被讀者稱為《論語》翻譯的「新經典之作」。

「如果在中華典籍裡選一本來翻譯闡釋，我覺得大部分人會首選《論語》。」沈友友如此表達他對《論語》的重視。他解釋說，從在中國思想和哲學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來看，近代中國之前，《論語》是啟蒙典籍，士大夫階層子女甚至在學寫字前就已背熟，《論語》是中國儒家學說和古代思想與哲學的基礎之一。在沈友友看來，西方漢學的發展也表明，一定意義上最能代表中國思想的書就是《論語》。

而在巴西用葡語譯介《論語》更有特殊性。沈友友介紹，20世紀初，孔子在巴西已成為公眾人物。鑒於當時巴西國內的情況，民眾批判政治生活，雖然當時巴西人對孔子

的瞭解並不多，但他們為解決問題向外看時，也關注到孔子的「廉潔、廉政」思想，將孔子當作東方智慧的化身。他說，儘管未曾考證巴西人最早是怎樣知道孔子的，但巴西在20世紀初已有從第三種語言（可能是法語）轉譯的《論語》，但沒有註解和闡釋，所以人們祇是瞭解《論語》的基本大意。

「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現在要精益求精，就要更深入地考慮到中國一代又一代人是如何對孔子教義討論、理解、實踐的」，沈友友表示，他所要做的，不僅是要在語言文字上翻譯《論語》，還要讓葡語讀者理解這本書蘊含的思想價值。《論語》文字雖簡單但內涵卻非常豐富，「有時候，你看了很多次但還是看不懂。如果要翻譯這本書，可以通過闡釋和註解來解決很多問題」。

然而，這並非易事，沈友友在翻譯過程中也面臨不少困境。第一關是語言障礙，《論語》是用文言文書寫，而中國古代語言體系和葡語所屬語系有很大差異，就連一些基本句型和詞彙也沒有一致的。更為困難的是文化背景，比如《論語》對於中國制度建設、禮樂文化、道德觀念的形成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翻譯過程中，卻常常沒有相對應的概念，即便有相似的，西方人也是從自己的文化本位出發去解讀它們。

「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師』在葡語中有『mestre』『professor』，但無論選哪一個，都有一些不足。」沈友友說，怎麼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回到闡釋和註解上，雖然闡釋和註解本身也有局限性，但至少能提醒讀者，不要和

葡語的字面意思畫等號。「我們告訴大家，你不要自己去猜意思，或者看了原文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表達。因為在中國古代，《論語》出現不久，人們就開始討論具體意思，形成各種註解註疏。那麼我們去做翻譯、闡釋和註解工作的時候，一定要在幾千年來積累的解讀資料基礎上，根據葡語國家讀者的情況來進行。」

沈友友認為，每一本書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應該為它採取不同的翻譯策略。他也希望通過闡述每一本書、每一個人的特色，來展示中國思想與文化的多元性、多樣性。

傳播儒學，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從而扎根異域

從20世紀初至今，儒學傳到巴西已有百年曆史，如今的儒學如何進一步扎根，有哪些需因地制宜的變化？沈友友常自問。

「巴西的儒學發展有進步，但速度不理想」，沈友友體會到，沒有語言基礎，是儒學進一步在巴西扎根面臨的挑戰。如果中文無法成為巴西的重要外語語種，儒學發展就需要開展大量工作，才能彌補語言基礎的欠缺。

雖面臨挑戰，但儒學在巴西的發展和進步還是可以明顯感受到。沈友友舉例說，由於與廣義中國文化有關的讀物在巴西銷量不斷增長，年輕一代的學子們對亞洲文化已越來越重視，其中就包括儒學。

「在巴西，中文作品的葡語譯者人數不算少，但能譯古代文獻的人就屈指可數。」作為第一批可以完全依靠中文資料完成葡語闡釋譯作的譯者，沈友友希望有更多巴西人

可以到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向中國名師學習，瞭解中國人如何理解中華典籍，以及這些書在中國社會有哪些具體影響。「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社會中的儒學，再把這些帶回巴西等葡語國家。這對於儒學深入扎根巴西，應對挑戰是非常必要的，我覺得前景也是樂觀的。」

對儒學在全球範圍的傳播，沈友友認為，儒學的發展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現在和未來的儒學並不完全等同于以前。國際社會要深入理解儒學、深入瞭解中國，就必須承認儒學和現代的複雜關係。儒學不僅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社會活動，也與社會體制緊密相關。

對此，沈友友提出了兩個研究角度：其一，對於儒學，要客觀去研究、立體去瞭解、專業去分析，從先秦到兩漢，再到今天，這樣才能促進國際漢學和儒學的持續發展。

其二，因地制宜，將儒學當作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比如《論語》本身就包含了人生的智慧、修身的智慧、知人的智慧，將這些與每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學以致用，才更容易在不同的文化中扎根生長。

「為什麼2500多年之後，人們還記得孔子，而且孔子還成了全球性人物？因為他和儒家學說有著不可或缺的世界意義。」考慮到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沈友友建議，可以設立專業的團隊去傳播彼此的文化，形成良性互動。比如在巴西，典籍互譯是深化巴中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巴西的學術界已經深刻認識到將東方智慧介紹到西方的重要性。

為何植樹節與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是同一天？

——專訪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教授安東強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電 202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週年紀念日。在同為植樹節的這一天，海內外中華兒女以各種方式向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表達敬意和緬懷。

植樹節的設立與孫中山有何聯繫？孫中山何以被跨時代多地區紀念？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安東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中山精神的現實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植樹節的設立與孫中山有何聯繫？

安東強：1928年3月12日，為紀念孫中山逝世三週年，當時的國民政府舉行了植樹儀式，並將這一天定為植樹節，節日當天所造林稱為「中山林」。此舉一方面與植樹象徵生命延續的中國傳統觀念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對孫中山生態理念的傳承。

中國近代開埠後，自然資源遭過度攫取，生態環境嚴重惡化，荒山禿嶺廣佈。對此，孫中山率先從現代國家建設出發，較完整論述了造林和農桑的重要性，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倡導植樹造林的政治家。

早在19世紀末，孫中山就在《上李鴻章書》中建議「急興農學，講求樹畜」，以緩解人口增長與土地生產力低下所導致的「饑

饉之患」。「農林」之利隨後成為各方共識。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後，受曾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影響，設立農林部，並下設山林司，主管全國林業行政事務並頒佈《森林法》。1915年，清明節被確定為植樹節。因此，儘管中國最初的植樹節並非3月12日，但也與孫中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979年2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每年3月12日為全國植樹節。根據鄧小平倡議，1981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1982年的植樹節，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上種下了義務植樹運動的第一棵樹。2020年7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正式施行，明確每年3月12日為植樹節。

孫中山曾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于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的計劃。1924年，他在廣州進行「民生主義」演講時，也指出，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當時，不少林場受孫中山的重林興林思想影響，在宣傳造林、宣講知識、推廣良種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績。

孫中山「農桑之大政，為生民命脈之所關」的農林思想，不僅反映了他推動生態保護的迫切決心，更彰顯了他以農林為基礎發展「實業救國」的宏偉藍圖。

中新社記者：為何海內外隨處可見中山公園、中山路？

安東強：與前述「中山林」相同，中山公園、中山路等都是對孫中山紀念活動的「空間化」，本質上是因為他作出具有「超越性」的偉大貢獻。

一個表現是政治主張的理念。振興中華、天下為公、主張民族團結的「五族共和」等思想，超越了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經驗，也為後來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提供了寶貴思想財富。

另一表現是時代前瞻的眼光。《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劃》集中體現了他對當時中國工農業、交通等的現代化設想，如在長江三峽河段修建攔壩、建設16萬公里覆蓋全國的鐵路網等，這份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前瞻性綱領，在今天的中國已漸成現實。

以鐵路為例。2024年9月，廣東龍龍高鐵梅州西至龍川西段開通運營，中國鐵路運營里程正式突破16萬公里，標誌著孫中山「建設16萬公里鐵路」的百年夢想得以實現，也印證了他的遠見卓識。

中新社記者：在東南亞、北美等地，為何「中山」符號常與華僑華人社團、同鄉會緊密結合？

安東強：1897年，孫中山來到日本，

在友人宮崎寅藏和平山周的陪同下拜訪眾議員犬養毅。由於孫當時仍處於被通緝狀態，在登記記錄時不得使用真名，平山周想起剛剛途經的中山侯爵邸，就幫他在姓氏欄填上「中山」二字。孫中山隨即在名字欄填上「樵」，全名「中山樵」，取「中國山樵」之意。

「中山樵」的化名傳播很快，在1898年的天津《國聞報》上就曾刊出《中山樵傳》。「孫中山」是在辛亥革命後才廣泛傳播開來，後來成為大家熟知的一個政治文化符號。而海外中國人將「中山」作為社團、同鄉會等組織的符號，既與孫中山先生之于中華民族近代史的偉大貢獻有關，也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足跡及其超越地域、血緣的革命組織理念密切相關。孫中山在長達40年的革命歷程中，近半時間都奔走于海外社團、中國留學生之間，在其間做思想啟蒙、宣傳鼓動、組織策劃的革命工作。

激發海外中國人的愛國之心和民族意識的同時，孫中山還改造了基于地域和血緣關係建立的同鄉會，將其發展為具有更廣泛凝聚力的革命社團，帮助大家調解矛盾，使之團結在救國、愛國的共同目標下，為革命事業貢獻力量。由此看來，「中山」符號可被視為海外華僑華人聯結同胞情誼的政治文化紐帶，具有超越政治或黨派的意義。

蔡新東逝世

菲律賓晉江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暨商會訊：本會常務指導員蔡新東鄉賢，亦即本會諮詢委員蔡小陽令先尊，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凌晨00:22分在家鄉（深滬鎮科任新村）本宅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有二齡，蔡老先生謙善為人，愛鄉愛會，特別是在深滬鎮兩會成立後的第二、第三、第四屆活動中，奉獻突出，並獲聘為第三屆和第四屆常務指導員，今哲人其萎，全體同仁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本宅，擇訂於三月二十二日荼毗遺體於晉江市火葬場，並於三月二十八日舉行出殯儀式。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唁電花圈，挈表哀思，而盡鄉誼。

衙口施純仁遺孀逝世

旅菲臨漳總堂訊：本總堂族親故施純仁令德配施王愛心女士(衙口-橋頭)，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八日下午八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六十八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杏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210) 靈堂，擇訂三月十五日出殯。本總堂聞悉噩耗，深表哀悼，並已致電慰問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施純利逝世

旅菲漳江公會訊：本會紹德鄉族親施純利宗先生(龍園-東頭二房份)，即本會族親施紹傑、施培鈞、施培鉉暨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年六十六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杏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206)靈堂，擇訂三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施一平捐錢江福利

菲律賓錢江聯合會訊：本會理事施一平宗長暨賢昆玉令堂堂施李秀奶太夫人不幸於客月仙逝於祖國家鄉，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節終令典，極盡哀榮！一平宗長暨賢昆玉事親至孝，為紀念先慈之母儀懿範，並發揚其高風淑德，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二萬元，仁風廣被，殊堪欽式，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永安捐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常務委員施永安先生令尊施至順老先生（祖籍福建晉江華峰-土地寮），慟於公元二 二五元年元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時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本會聞耗，致

唁函並敬獻花圈，勉其親屬節哀順變，以此藉表哀思，而盡會誼。

施永安常務委員事親至孝，秉承令尊生前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之美德遺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尤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永安賢昆玉獻捐金沙寺董事會福利

菲律賓金沙寺董事會訊：本寺董事會施董事永安大德，洎施永泉、施建築賢昆玉令尊施至順老先生（華峰土地寮），痛於前月間永辭塵世。西歸蓮邦，永息淨土。極宿埋光天空黯，碩德猶存家景長。節終令典，備盡哀榮。

其令哲嗣施董事永安賢昆仲皆事業有

成，孝思純篤，眷顧本寺。善繼先人熱心公益，襄助慈善福利的美德家風，秉遵庭訓，宏揚遺志。特節靡費撥捐本寺董事會菲幣三萬元，移充作本寺董事會福利金。似此熱心公益，無私奉獻，襄助事務，支持本會。本寺董事會特藉報端，予以褒揚，並致謝忱！

施永安賢昆玉獻捐菲華峰鄉會福利金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本會施執行副理事長永安、施永泉、施建築賢昆玉令尊，亦即本會施顧問至順鄉尊，惜於元月末溘然辭世。華山風淒，鄉望貽徽仰儀型，峰嶺月斜，碩德昭垂揚典範。道山遽返，永息安寧。飾終令典，備盡哀榮。

其令哲嗣施執行副理事長永安賢昆玉均創業有成，眷顧支持本會。善繼其令尊之美德風範，秉遵先人熱心公益的祖訓。為揚其潛德而藉發幽光，特節靡費撥捐本會菲幣伍萬元，移充作本會福利金。似此熱心公益，樂於奉獻，力促鄉運，鼎助會務，支持本會。本會特藉報端，予以褒揚，並致謝忱！

潘振興捐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本會副董事長潘振興大哥令慈潘府黃淑華義老伯母，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三日凌晨四時，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閱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潘黃淑華老伯母一生熱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助人無數。其哲嗣潘振興大哥孝思純篤，秉承令先慈的優良家風，守制期間，不忘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訃告

施純利 (晉江龍湖鎮龍園-紹德) 逝世於三月十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杏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 靈堂 出殯於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	童鄭淑貞 逝世於三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杏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 出殯於三月十八日十二時卅分
施王愛心 (衙口-橋頭) 逝世於三月八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杏大街聖國殯儀館 210 號靈堂 (Sanctuarium-210) 擇訂三月十五日 (星期六) 出殯	流芳百世